

明鑑易知錄

明鑑易知錄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十二

通鑑綱目正編

唐紀

德宗皇帝

山陰 吳乘權楚材 周之炯靜專 周之燦星若 同輯

綱 甲子興元元年春正月大赦 **目** 陸贄言於上曰昔成湯以罪己勃興高書湯詰其爾萬方有罪在予楚

楚昭王以善言復國

昭以善言復國左傳定公四年吳師入郢楚昭王出奔隨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是也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謝

天下使書詔之辭無所避忌則反側之徒革心向化矣上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

感激揮涕上又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贄贄言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

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說疵垢宜暢鬱堙因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然知過

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乃下制

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小子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

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由昧省己遂用興戎遠近騷

然眾庶勞止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旬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

祖宗下負蒸庶痛心覲忝貌也罪實在予自今中外書奏不得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

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籬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下罹難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

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劾待之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弘貸如能效順亦

與維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等官軍未

到以前並從赦例赴奉天及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酬陌錢稅間架吐卷竹木

茶漆權鹽見吐之類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後李抱真入朝為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

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 **綱** 王武俊田悅李納上表謝罪 **綱** 李希烈僭號 **目** 李希烈自恃兵彊遂謀

赦下人心大悅

興元赦文

李希烈稱大楚皇帝

稱帝遣人問儀於顏真卿見上卷真卿曰老夫嘗為禮官所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希烈遂稱大楚皇帝以其黨鄭貴孫廣李綏李元平為宰相遣其將辛景臻謂顏真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油於其庭

真卿趨赴火

真卿趨赴火景臻遽止之綱置瓊林大盈庫於行宮目上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

庫行宮

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語怨謗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安樂不與之同利乎誠能

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一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

賊必平徐安行駕六龍天子五路駕六馬故曰六龍以御天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小儲除也而

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易乾卦下傳聖人之大寶曰位也上即命去軫其榜綱以蕭復為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目蕭

復嘗言於上曰宦官為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掖館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上不悅又嘗言

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黷亂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膚胃志臣敢不竭力僅使

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

輕朕命復克山南荆湖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實疎之也綱二月贈段秀實太尉諡忠烈綱李晟還軍東

渭橋目李懷光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晟與懷光會於咸陽今陝西

安府咸陽縣西懷光密與朱泚通謀事迹頗露李晟屢奏恐為所僻請移軍東渭橋現上卷上從之綱加李懷

光太尉賜鐵券目李晟以為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蜀漢之路不可壅請以裨皮將也偏將趙光鈺上

聲等為洋今陝西漢中府洋縣利今四川保寧府劍州三州刺史各將兵以防未然上欲親總禁兵幸咸陽趣促

諸將進討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卷八之策也懷光大懼反謀益甚詔加懷光太尉賜鐵券見四九

遣使諭旨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曰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懷光

潛與朱泚通謀其養子石演芬遣客詣行在卷六告之事覺懷光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為子奈何負

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為股肱太尉以演芬為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

賜李懷光鐵券

此漢祖遊雲夢之策

石演芬

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使左右齧肉塊也食之皆曰義士也

以刀斷短其喉而去李懷光反帝奔梁州今陝西漢中府上以懷光附賊將幸梁州今陝西漢中府山南節度使嚴震

遣大將張用誠將兵五千迎衛用誠為懷光所誘陰與之通謀會震繼遣牙將馬勛勳奉表上語之故勳

詣梁州取震符召用誠壯士自後擒之送震杖殺之李懷光襲奪李建徽楊惠元軍殺惠元建徽走免懷

光又與韓遊瓌書約使為變遊瓌奏之懷光遣其將趙昇鸞入奉天約為內應昇鸞詣渾瑊自言瑊遽以

聞且請決幸梁州上遂出城命戴休顏守奉天休顏徇於軍中曰懷光已反遂乘城拒守懷光遣其將孟

保惠靜壽孫福達將精騎趣南山即終南山在西安府城南一名南山遂車駕至藍長十六略谷相謂曰

彼使我为不臣我以追不及報之不過不使我將耳帥眾而東縱之剽也掠由是百官從行者皆得入

駱谷以追不及還報懷光皆黜之

逆昌尹氏曰涇卒之變綱曰書上如奉天至是奉天之圍已解乃書帝奔梁州何或懷光之反不烈於此

德宗之意乃聽盧杞之言咫尺天子不得一而行之舉賊遂使懷光怨望逆城反叛此蓋信

用小人其禍至此德宗於忠臣賢士之言百不從一而於小人之言聽受如響凡所以再致播遷皆

其自取故特書奔以賤之手奔者匹夫逆竄苟免之事以萬乘而書奔可愧之甚矣然則懷光獨無貶乎曰叛君反逆之賊其罪猶待貶黜而後見邪

加神策卷上行營節度使李晟同平章事李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

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隍城下繕甲兵為復京城之計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

盛晟以孤軍處其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眾雖單弱而銳胃氣不衰三月魏

博兵馬使田緒殺其節度使田悅權知軍事田悅用兵最勇敗其下厭苦之上以給事中孔巢父為魏

博親上宣慰使巢父孔子三十七世孫也性辯博至魏州對其眾為去陳逆順禍福悅及將士皆喜兵馬

使田緒承嗣之子也凶險多過失悅杖而拘之悅以歸國撤警備緒遂與左右殺悅於是將士皆歸緒因

請命於巢父巢父命緒權知軍府朱滔遣人說緒許以本道節度使緒送款於滔李抱真王武俊又遣使

即幽州之兵恣行殺掠今雖盛彊其亡可立而待也奈何以目前之急欲從人為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

天子方蒙塵天子出奔於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緒從之遣使奉表詣行在魏李懷光

奔河中目始懷光方彊朱泚與書以凡事之約分帝關中及懷光已反其下多叛泚乃賜以詔書且徵其

兵懷光慙怒內憂麾下為變外恐李晟襲之遂燒營東走至河中今山西平陽府蒲州或勸守將呂鳴岳楚橋拒之

鳴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納之綱車駕至梁州目上在道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陸贄奏曰

爵位恆宜慎惜不可輕用獻瓜果者賜之錢帛可也上曰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贄曰當今所病方在爵輕

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今之員外試官雖則授無費祿然而突觸銛銛鋒排患難竭

筋力展勤効者皆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以授之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

獲官是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今陛下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

名而濫施則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為賞哉上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小大之事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

相然贄數直諫忤上意盧杞雖貶上心庇秘之贄極言杞姦邪致亂上雖貌從心頗不悅車駕至梁州山

南地薄民貧盜賊之餘戶口減半嚴震百方以聚財賦民不至困窮而供億無乏綱鳳翔節度使李楚琳

遣使詣行在目初奉天圍解李楚琳見九卷遣使入貢上不得已除鳳翔規同節度使而心惡之使者數

輩至上皆不引見欲以渾瑊代之陸贄奏曰楚琳之罪固入必欲精求素行淵入宿疵則是改過不

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盡無疵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況阻命脇從之流安敢歸化哉

上乃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上又問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論說賊勢語多張皇察其事情頗

似窺覘詔平去若不追尋恐成姦計贄上奏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

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而盡阮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

高竒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蓋疑之與非誠其

效固不同也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用萬機有獨馭區寓同之意謀吞眾略有過慎之防明

軀命同於
小果
內相

著疑推諫
致不同
陸贄謀德
字六失

照屏情有先事之察。嚴東百辟有任刑政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也。
蓋也言其忠愛之篤進無已也。者憂於見疑。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旬致離。

叛構成禍。災願陛下以覆轍為戒。天下幸甚。
夏四月。以韓遊瓌為邠甯。二。卷。節度使。加李晟諸道副元帥。晟家百口及神策。規上。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泚曰：公家無恙。晟怒。以爾敢為賊為間。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

夏猶衣鞋。裘褐終無叛志。
以田緒為魏博。見節度使。姜公輔罷為左庶子。上長女唐安公主薨。上欲為造塔。厚葬之。姜公輔表諫。以為山南。親。壯。五。非久安之地。且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上謂陸贄曰：造塔小費。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贄上奏曰：凡論事者當問理之是非。豈計事之大

小故。唐虞之際。主聖臣賢。而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若謂諫爭為指過。則剖心之主。糾剖此。不宜見罪於哲王。以諫爭為取名。則匪躬之臣。蹇蹇匪躬之故。不應垂訓於聖典。上意猶怒。罷公輔為左庶子。
以賈耽為工部尚書。美。部尚書。未有書者。此其書也。故特書之。

先是耽為山南東道。治湖廣。襄陽府。節度使。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五。上。澤既復命。方大宴。有急牒。登。移。至以澤代耽。耽內。納。牒。懷中。顏色不變。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吏。謁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自圖節。節。以專。殺。以專。斷。節。必。上。賜。之。示。征。伐。自。天子。出。也。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天

子所命。則為節度使矣。節。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府。遂。安。韓。遊。瓌。引。兵。會。渾。瑊。於。奉。天。李。抱。真。會。王

武俊於南宮。
韓。遊。瓌。書。會。重。兵。也。此。兩。將。會。耳。和。以。書。師。克。在。和。已。於。是。兩。將。相。望。尚。未。相。信。欲。抱。下。安。危。奉。和。過。言。突。身。自。義。單。騎。征。見。則。兩。將。終。未。可。知。也。無。則。此。一。會。也。所。謂。繫。天。

李抱真會王武俊。嘉。抱。真。也。日。朱。滔。攻。貝。州。府。清。河。縣。平。百。餘。日。馬。寔。攻。魏。州。大。名。府。亦。踰。四。旬。皆不能下。
初。未。滔。攻。田。悅。分。兵。攻。貝。州。及。賈。林。復。為。李。抱。真。說。王。武。俊。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值。田。悅。被。害。儻。旬。日。不。救。則。魏。博。七。皆。為。滔。有。矣。魏。博。既。下。則。張。孝。忠。八。必。為。之。臣。滔。連。三。道。之。兵。進。臨。常。山。九。

州。見。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則。昭。義。部。州。見。五。二。退。保。西。山。實。實。云。木。河。朔。也。北。盡。入。於。滔。

李抱真服
王武俊

此身已許
十兄弟

韓泐數
羅

者會南
之效
李晟收復
京城

五日內無
得通表信
于公異作
盡希

矣不若乘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洛既破亡則朱泚不日晁夷鑿與反正諸將之功孰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之軍於南宮今直隸真定府南宮縣東南抱真自臨洛現上卷十又十六引兵會之兩軍尚相疑抱真以數

騎詣武俊營命行軍司馬盧玄御勒兵以俟曰今日之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勵將士以雪讐恥亦惟子言終遂行見武俊叙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宗橫武俊亦悲

不自勝升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為兄弟誓同滅賊抱真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弟謂抱真死矣遂連營而進五月韓泐遣使貢獻常貢不書書此

南見地熱上以軍士未有春服亦自御袂衣至是鹽鐵判官王紹以江淮繒情帛來至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韓泐現上卷又遣幕僚見上何士幹獻綾羅四十擔於行存又運米百艘船以餉李晟時

關中京師長安也斗米五百及泐米至減五之四泐為人彊力嚴毅自奉儉素夫人常衣去絹布破然後易泐李抱真王武俊大破朱滔於貝州通夜焚營將並書而以抱真先之六月李晟等收復京城朱

泐亡走其將韓旻斬之以降日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召諸將謂曰賊重兵皆聚苑中自苑北攻之潰會其腹心賊必奔亡乃牒移文渾瑊駱元光等領兵列期集於城下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方築壘泐

兵大至晟縱兵擊之賊敗走明日晟使兵馬使李演王似弼將騎兵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牆晟先開牆二百餘步賊柵折斷短之萬頃帥眾拔柵而入必演繼之賊眾大潰諸軍分道並入賊不能支皆潰張光

晟勸泐出亡泐乃與姚令言帥餘眾西走光晟降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泐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

得通家信晟遣掌書記于公異作露布古者每戰克欲使天下聞知乃以版書獲捷之由露之不封上行以示布告中外自後魏以來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為露布

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鐘虡卷十二不移廟貌唯約古今注廟者容貌也如故上覽之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朱泐將奔吐蕃其眾隨道散亡比至涇州今陝西平涼府涇州纔百餘騎田希鑿涇原大將是年四月殺其節度使馮河清而閉城拒之涇卒遂殺姚令言諸希鑿降泐獨與親兵北走甯州陽府甯州刺

陸贄諫
訪內人

陸贄諫
李楚琳

陸贄奏漢
諸儒不能
及

河中木必
憂

李希烈與
吐蕃兩地

史夏侯英拒之泚將梁庭芬射石泚墜阮忠韓旻等斬之諸涇州降傳韓旻首行在詔以希鑿為涇原節度使上命陸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內人贄上奏曰今巨盜始平疲瘵病也之民瘡痍傷也之卒尚未循拊而首詠婦人非所以副惟新之望也上遂不降詔而遣中使求之以李晟為司徒中書令渾瑊為侍中賂元光等遷官有差非上發梁州上問陸贄今至鳳翔見上諸軍甚盛因此遣人代李楚琳見上何如贄上奏曰如此則事同賜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時巡後將安入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喻其理夫權之為義取類權衡今輦輦上路路車也天子路子五路所經首行賜奪易一帥而虧善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夫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此古今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也不如俟真枕安京邑徵授一官彼將奔走不暇安敢復帶誅鉏哉

致堂胡氏曰權之義不明於天下而變詐術數之事行陸贄之學其師承不可考然觀其陳輕重之義破反道之說皆秦漢諸儒所不能及者宜其操守堅固議為端實嚴為通達而不畔於道也使遇太宗真效不在魏徵諫文貞下矣

秋七月遣給事中孔巢父宣慰河中見上李懷光殺之綱車駕還長安綱李晟謁見上於三橋橋見十

一卷二六 中渭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上駐馬慰撫為之掩涕令左右扶上馬至宮每間日

間暇輒宴勳臣李晟為之首渾瑊次之諸將相又次之綱徵李必為左散騎常侍綱李必為杭州今浙江

刺史徵詣行在上日直西省朝野屬祝目上問河中為憂必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

也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竄伏河中不日必為帳下所梟矣初上發吐蕃首羌種

西南以討朱泚許以安西覲四北庭覲十四之地與之及泚誅吐蕃來求地上欲與之必曰安西北庭

之人勢孤地遠盡忠竭力為國家固守近二十年誠可哀憐一旦棄之戎狄彼必深怨中國他日從吐蕃

入寇如報私讐矣况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兩端何功之有上遂不與之綱八月顏真卿為李希烈所

殺綱李希烈聞希清伏誅初李晟敗復京城新朱忿怒遣中使至蔡州真卿留蔡州今殺顏真卿中使曰

綱 盜易知錄 卷十二 唐德宗 四 原卷五古 十四至十七

顏真卿死
李義深
西平王

此朝廷大計

雖沈真大
臣之器

李義深復
用盧杞

有敕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

河冬開封府結來真卿曰然則賊耳何謂救邪遂縊殺之以李晟為鳳翔上隴右卷四九節度等使進

爵西平見同州王遣渾瑊等討李懷光軍於同州今陝西上命渾瑊賂元光計懷光懷光遣其將

徐庭光軍長春宮在西安府西北以拒之瑊等數戰不利時度支卷九用度不給議者多請赦懷光上

不許馬燧討李懷光取晉今山西平陽府今平陽府隰州今平陽府以渾瑊為河中節度使康日知為晉慈隰節

度使冬十月以竇文場平陽府為監神策視上軍兵馬使十一月加韓滉同平章事議者或

言滉聚兵修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貢獻不絕鎮撫江東盜賊不起所以修城

為迎扈駕從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為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臣敢保其

無他上曰外議洵洵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奉為郎不敢歸省正以謗語沸騰故也退遂上章請

以百口保滉他日又言於上曰臣之上章非私於滉乃為朝廷計也上曰如何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

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眾之惑而諭韓皋使之歸覲令滉速運糧儲此

朝廷大計也上即下泌竟令皋歸覲而諭之曰卿父比有謗言朕不復信關中之糧宜速致之皋至滉感

悅即日發米百萬斛聽皋留五日即還朝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陳少遊淮南節度使去年冬李希

稷少遊遊送於希烈聞之即貢米二十萬斛會劉洽時洽充汴州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陳少遊

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慙懼發疾卒大將王韶欲自為留後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為亂吾即日全軍渡江

誅汝矣韶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滉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遂加滉平

章事江淮轉運使滉入貢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恩遇始深矣馬燧取絳州今山西

乙丑貞元元年春正月贈顏真卿司徒諡文忠以盧杞為澧州別駕盧杞遇赦移吉州今江西

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上果欲用為饒州今江西刺史給事中袁高奏杞極惡窮凶何可復用上不

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亦爭之上謂宰相與杞小州乃以杞為澧州今湖廣岳州別駕上謂李泌曰朕已可袁

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亦爭之上謂宰相與杞小州乃以杞為澧州今湖廣岳州別駕上謂李泌曰朕已可袁

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亦爭之上謂宰相與杞小州乃以杞為澧州今湖廣岳州別駕上謂李泌曰朕已可袁

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亦爭之上謂宰相與杞小州乃以杞為澧州今湖廣岳州別駕上謂李泌曰朕已可袁

救懷光者
五不可

馬燧五河
中

馬燧披襟
示信

高所奏必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年於澧州

燧敗李懷光兵於陶城夏四月燧及渾瑊又破懷光兵於長春宮

分兵會渾瑊逼河中見上破懷光兵於長春宮見南遂圍宮城時連年旱蝗資糧匱竭言事者多請赦李

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距長安纔三百里同州見上當其衝多兵則未為示信少兵則不足

隄防忽驚東偏何以制之一也今赦懷光必以晉絳慈隲俱見上還之渾瑊既無所詣康日知又應遷移土

宇不安何以獎勵二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醜兵力未窮遽赦其罪今西有吐蕃見上北有回紇見上

未南有淮西即蔡州今河南汝觀我疆弱必起窺鯁韓也希三也懷光既救則朔方見上卷二十九又將士

皆應敘動行賞今府庫方虛賞不滿望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既解河中罷諸道兵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

也今河中斗米五百芻藁且盡陛下但救諸道圍守旬時彼必有內潰會之變何必養腹心之疾為他日

之悔哉馬燧八朝奏曰懷光凶逆尤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為陛下平之上許之六月

朱滔死以劉怱烹為幽州見上卷節度使秋七月陝今河南河虢今河南府軍亂殺其節度使張勸詔

以李泌為都防禦轉運使八月馬燧取長春宮遂及諸軍平河中李懷光縊意死馬燧與諸將謀曰

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然其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造城下呼其守將徐庭

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曰汝曹徇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為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

也眾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石吾將士皆伏濟燧曰此皆懷光所為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

皆曰諾燧等遂進逼河中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駱元光使人招庭光庭光罵辱之及燧還乃開門降燧以

數騎入城慰撫之其眾大呼曰吾輩復為玉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逮也今乃知吾

不逮多矣燧帥諸軍至河西河中軍士自相驚皆易其號為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為乃縊而死初懷光之

解奉天圍見上卷也上以其子璿催上為監察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見上璿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

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見上之危而

綱鑑易知錄

卷五十四

唐德宗

五

不言上驚曰卿大臣愛子當為朕委曲彌縫之左傳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李陛下亦安用之及李泌赴陝見上謂之曰朕所以欲全懷光誠惜璣也卿至陝試為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硯上洋見上懷光猶可降也今雖請降臣不敢受況招之乎璣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璣亦自殺

致堂胡氏曰嗟乎李璣之死也知父非義諱之而弗從知君之不可背欲事之而不可得德宗既欲全之則宜預詔馬燧以懷光叛逆罪止其身念當動王將宥其子使懷光父子知之則懷光必使璣勿死而璣亦可以不死矣

朔方將牛名俊斷懷光首出降燧自辭行至是凡二十七日渾瑊盡得懷光之眾朔方軍自是分居

邠今陝西西蒲見上七矣加馬燧兼侍中赦懷光一子收葬其尸罷討淮西兵目上問陸贄今復有何事當區處者贄以河中既平慮必有布旨生事之人請乘勝討淮西見上者李希烈必誘諭其所部及新附諸帥曰奉天息兵之旨謂興元赦乃因寬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此則四方負罪者孰不自疑建中德宗年號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曰陛下悔過降號聞者涕泗故諸將效死叛夫請罪逆泚懷光相繼梟殄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數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恃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又明矣今叛帥革面謂薛平小人革面謂薛平復修臣禮然其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心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回所宜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臣所未敢保者惟希烈耳陛下但救諸鎮各守以疆彼既氣奪算窮不有人禍則有鬼譖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男歸其尸使收葬諸道與淮西連接者非被侵軼經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一無所問編以張延賞為左僕射夜初李晟成成都即西川節度使取其營妓以還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怒追而返之晟遂與延賞有隙至是上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上重違其

李璣也

意以延賞為左僕射

李晟失而
又失

四晏

宰相分判
六管

兆淮卷之
亂
置十六衛
上將軍
李泌請復
尉兵

致堂胡氏曰西平雖同平章事黜陟百官已非其任况進退宰相乎迹二人之際止以成都營妓之故嚴與延賞於是乎交失之矣然與其責人不若責己則嚴之失為重而嚴不知自反至於有隙又陳其過待尚結贊之間是克宗怨欲必行焉功名者又失其累德多矣蓋不待尚結贊之問而克宗猜心已萌處功名者可不慎乎

丙寅二年春正月以劉滋崔造齊映同平章事造少與韓會盧車美張正則為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晏卷二五見上以造敢言故不次用之涵映多讓事於造造久在江外疾錢穀諸使罔上之弊

奏罷水陸度支現社轉運等使諸道租賦悉委觀察使刺史遣官送京師令宰相分判六曹六部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滋判吏禮部造判戶工部造與戶部侍郎元琇善使判諸道監鐵榷酒卷三十四韓浼奏論

其過失罷之夏四月淮西將陳僊奇殺李希烈以降以僊奇為節度使希烈兵勢日蹙會有疾僊奇使醫毒殺之因屠其家舉眾來降詔以為淮西現社節度使秋七月陳僊奇為其將吳少誠所殺以少

誠為聖後少誠素狡險為李希烈所寵任故為之報仇

致堂胡氏曰陳僊奇為國殺賊賞以節職是也吳少誠黨賊而殺僊奇亦以與之則賞罰混雜兆淮蔡之亂兵差之竟釐認以千里此類是也

吐蕃見上入寇詔渾瑊駱元光屯咸陽見上九月置十六衛見上將軍於是欲復府兵不果故志也初上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見四三泌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見上領之農隙

教戰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州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不精者罪其折衝見上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見四一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

戍之役又牛仙客見四九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誘戍卒使以所齎贈情帛寄於府庫而苦役之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戍卒還者什無二二然未嘗有外叛內侮者誠以顧總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宗

許之末張說見四八始募長征兵兵不土著見四四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竊使府兵之法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上以為然因有是命然卒亦不能復也李晟遣兵擊吐蕃於泔城西陝

州府敗之尚結贊吐蕃之相吐蕃俗不言姓敗走謂其人曰唐之良將李晟馬逐渾瑊而已當以計去

唐德宗 六 原卷五十四 二十三至二十六

醉人為瑞

醉人勳劉玄佐入朝

李晟去為張延賞西平又失

韓滉忠誠

杜之入鳳翔境以兵直抵城下曰李令公晟為中書令故稱召我來何不出搞我經宿而退冬十一月韓

憂之甚會韓滉現上運米三萬斛至陝境吐李深奏之上喜謂太子曰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釀去聲

麥熟市有醉者人以為瑞然人乍飽食死者甚眾數月人膚色乃復故滉遂入朝過汴汴州即大梁今河南開封府宣武節度

朝玄佐曰久欲入朝力未能辦耳滉曰滉力可及乃遣去聲玄佐錢二十萬緡緡民也備行裝滉留大梁三日大出金帛賞勞一軍為之傾動玄佐驚服遂與陳州開封許州開封節度使曲環俱入朝十二月

以韓滉兼度支見鹽鐵轉運等使李晟入朝工部侍郎張或柳李晟之婿也晟在鳳翔現以女嫁幕客幕府崔樞禮重之過於或或怒遂附於張延賞上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諫之言延賞等騰訪於朝

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為去聲之腫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為僧不許入朝稱疾懇辭方鎮亦不許韓

澆素與晟善上命澆諭旨使與延賞釋怨引延賞詣晟第謝因飲盡歡晟表薦延賞為相與我相與不相志豈不取疑於人主乎他日延賞譏問如初則辱若堅守初議之為正歟

事二月遣右庶子崔潏綴使吐蕃鎮海節度初治江南鎮江府尋移治浙江杭州府使同平章事韓滉卒滉度兼宰相多矣未

諷之澆考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

三月以李晟為太尉初吐蕃尚結贊屢遣使求和上未之許乃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燧信其言為之請於朝李晟曰我狄無信不如擊之張延賞與晟有隙數朔言和親使上亦素恨回紇現吐欲與吐蕃

擊之遂從延賞計延賞又言晟不宜久典兵上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

吐蕃有怨宜留輔朕自擇代者晟薦都虞候邢君牙遂以君牙為鳳翔十社尹加晟太尉罷鎮晟在鳳翔

嘗謂僚佐曰魏徵相好直諫余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儒者事非勳德所宜也晟歛容曰司馬

失言矣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而不言何以為臣哉叔度慙而退及在朝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而

性沉密未嘗泄於人夏五月以渾瑊為會盟使崔瀚見尚結贊貴以負約尚結贊曰破朱泚未復

賞瑊是以來耳公欲修好鞏固所願也然渾瑊侍中信厚聞於異域請必使之主盟遂遣瑊與盟許盟於

平涼今陝西平涼閏月省州縣官張延賞之謀也渾瑊與吐蕃盟於平涼吐蕃却盟與者何自

然則其受侮也有以取之矣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

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為猜疑瑊

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

西陲也備語曉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為大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唐縣故城在

環屯洛口即水洛口在平涼府靜寧州南以為瑊援將盟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城等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

至瑊自暮後出偶得他馬乘之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元光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是日上視

朝謂諸將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

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頓首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却盟者兵臨近

鎮上大驚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邪上欲出幸大臣諫而止六月以馬燧為司徒兼侍中

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

責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獲馬燧之姪奔甘謂曰胡以馬為命吾在河曲今山西

河曲今山西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足時侍中渡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今蒙侍中乃全軍得歸奈何拘其子

孫遣余與宦官俱文珍等歸上由是惡燧罷其副元帥節度使以為司徒侍中張延賞慙懼謝病以李

綱鑑易知錄

卷十二

唐德宗

七

原卷五十四 二十七至三十一

李泌勸勿
害功臣

後所省州
縣官

柳潭頭可
斷言不可
禁

李泌立
舒王

泌同平章事。泌初視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讐。有恩者朕當為卿報，

之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為讐。李翰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有善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

報也。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為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近有

讒之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反反，恐中外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

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以為然。晟燧皆起泣謝。上因謂泌曰：自今凡軍旅

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澤，泌曰：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之事咸共平

章。卷二八不可分也。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矣。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以李自良為河東

節度使。卷四三使自良從馬燧入朝，上欲使鎮太原。見同自良固辭曰：臣事燧久，不欲代之。上曰：卿於馬

燧存軍中事，分問之，誠為得體。然北門謂河東為國之任，非卿不可。卒以授之。復所省州縣官。泌從李

也。請林七月以李昇為詹事。募戍卒屯田京西。張延賞卒。八月柳潭罷為左散騎常侍。初，潭與

張延賞議事數異，同延賞使人謝曰：相公節言，則重位可久矣。潭曰：為吾謝張公。柳潭頭可斷。短舌石

可禁由是交惡。上好文雅，縉通籍，而潭質直無威儀，時發俚語，上不悅，罷之。幽部告國。故城在山東

縣東。大長公主。見十卷。流李昇於嶺南。卷二八。公主肅宗女也。適蕭升，升為太子妃，恩禮甚厚。宗戚皆

疾之。王素不謹，李昇等數人出入其第，或告主淫亂，且為厭。煙入禱，上大怒，幽之禁中。流昇等嶺表，切

責太子。太子懼，請與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安慶府王宗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

有一子，奈何欲廢之而立姪？且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

孝矣。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威怒而為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

尤。臣云吾獨任汝為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弑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使臣以姪為嗣，

臣未知得敵其祀乎？因鳴咽。上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者。且陛下不記建甯之事，親一子。上曰：建甯叔實寬，肅宗性急，故耳。泌曰：臣昔為此

李泌論貞觀開元易太子

并廢舒王而立李孫

勿違此意於左右皆欲樹功於舒王

李泌善處人父子兄弟之間吐蕃城故原州入趙光奇家趙光奇言

故辭歸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為陛下相又親茲事且其時先帝常懷危懼臣臨辭且因誦黃臺
瓜辭見七一肅宗乃悔而泣上意稍解乃曰貞觀太宗開元皆易太子見四九卷七又十一何故不
亡對曰承乾謀反事覺太宗使朝臣數十人鞠之事狀顯白然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
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且陛下既知肅宗急而建甯冤則願陛下深戒其失從容三日究其
端緒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若果有其迹願陛下如貞觀之法并廢舒王而立李孫則百代之後有天
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乃百代所當戒此又可法乎幸賴陛下
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昇使揚素卷四十一許敬宗見四十五李林甫開元同上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
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詳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
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
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
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其曉卿意泌歸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仰首而飲藥也如何泌曰必無
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必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聞如子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切
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臣報國畢矣
驚悸心也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慰喻不許

華陽范氏曰李泌善處父子兄弟之間故能以其直誠正言感悟人主卒使父子如初
可謂忠矣泌以為天子以四海為家則莫非家事以君之子為己任其知相之職業哉

九月回紇求和親許之從李泌之謀也冬十月吐蕃城故原州見五二而屯之何變夷之役不書吐蕃城耳
城原州元載計也楊炎繼行反以胎朱泚之禍則炎之急也卒使吐蕃城元載見同上楊
而屯之於是載之計未可厚非矣綱目一書再書所以深致措之意也元載見上卷八

稔詔和釋粟麥自上改於新上卷十二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為不
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見五三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又云和釋而實強取之
曾不識一錢如云所釋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遠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折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

原卷五十四 三十五至三十三

唐德宗